短篇小說選讀
英漢對照
第3輯
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

3

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

短篇小說選讀第三輯

短篇小說選讀　第三輯

尼默洛夫等著　溫健騮等譯

*　*　*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
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

（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）

港澳總代理：張輝記書報社

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

台灣總代理：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

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

*　*　*

1977年10月第3版

定價：HK $2.00　NT $20.00

封面設計：蔡浩泉

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Vol. 3

Commodity of Dreams by Howard Nemerov.
Copyright @ 1959 by Howard Nemerov.

The Sorcerer's Eye by Howard Nemerov.
Copyright @ 1959 by Howard Nemerov.

The Happy Hour by Robert Myron Coates.
Copyright @ 1957 by Robert M. Coates.

3rd printing　　October 1977

CONTENTS 目次

THE SORCERER'S EYE ② 法師的眼睛
by Howard Nemerov 溫健騮譯

COMMODITY OF DREAMS ⑯ 鬻夢記
by Howard Nemerov 溫健騮譯

THE HAPPY HOUR ㊶ 快樂時光
by Robert Coates 董橋譯

霍華德·尼默洛夫，一九二〇年出生，在紐約市長大。哈佛大學畢業後，即加入加拿大皇家空軍（一九四二——一九四四）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在美國空降部隊服役，爲飛行員。大戰後定居維蒙特州，任教於板寧頓書院，爲英國文學教授。曾發表不少文學評論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，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五部詩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

法師的眼睛

霍華德・尼默洛夫著

一

我和父母親所住的城堡，環城有一條護城河，大半條河長着水藻，那裏有野禽趟水，在河上浮來浮去。有一條甬道，通往臨河一道城門，我喜歡設想那是一條秘密甬道。我常常違反父親的嚴令，到那兒去私會一個來自外間的少女。我們隔着河水談話。

「你的頸頸上掛的是甚麼？」她有一次問我。我把它從襯衣裏掏出來拿給她看，是隻金羹匙。

「幹嗎要掛金羹匙？」她問。

「啊，」我說，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是我們家裏的笑話，雖然不算怎麼好。你不會有興趣的。」

「你是個喜歡發愁的孩子，不是嗎？」她說。「在你家裏，他們眞的開玩笑麼？告訴我。」

「我小的時候，」我說，「我父親有一次告訴我，他好像很生氣的樣子，說我生來嘴裏就銜着一隻金羹匙。我聽了莫名其妙，因爲那時我不知道這是一句成語。我儘在想出生是個甚麼樣子，爲甚麼嘴裏要銜一隻金羹匙。後來，我看到父親的話確有所指，而且他所指的使他非常生氣，我便放聲哭了起來。於是，我母親要把這句話當做玩笑，從飯桌子上拿起一隻眞的金羹匙，在我的肩膀上輕輕敲了一下，說我是她的金匙武士。於是我就把這隻金羹匙保存起來了。」

女孩子笑了。她穿的是破爛的黑衣裳，卻又如此美麗。

「你喜歡你的母親，是不是啊？」她說。

「她在病着，」我答道。「整天躺在沙發上，吃心形的白色小藥片，醫她的心病。她讀小說，有時我唸給她聽，雖然父親不喜歡我讀小說。」

「你父親不喜歡的事情，可眞多啊。」

「他絕對不喜歡我跟你見面，和你聊天。」

「這個我知道，」她說。「我們兩個都寂寞。」

「我寂寞得很，」我說。「因爲我在書本裏讀到，在外面的人世間，人怎麼過活，怎麼和別人相識，交朋友，彼此相愛。我想，我愛你。」

「我也愛你，」她說，「不過，最好不要談那個。」

「因爲你父親？」

「是，是因爲他。」

「你父親的事情，我聽到過，」我說，「前不久我過十八歲生日，我的父親講給我聽的。我甚至還看見過你的父親，用的是塔樓裏的望遠鏡。他坐在一哩路以外一座林子裏空地上。我想，他坐在一個甚麼寶座上的，老是盯着我們的城堡看。他是個法師，一種會妖術的法師，是麼？」

「他是個法師，」她說。

「而且我父親實在怕他，」我繼續說，「因爲他在我出生以前，用法術蓋起這座城堡，我父親害怕，得罪了他，他就會大使法術，把城堡弄垮。」

「那沒錯，他做得到，」她說。「你父親一定倒霉透了，才要我父親幫忙。」

「我父親從前在名利場裏翻滾，」我說。「他在一個出名的部隊裏當隊長，有的是銀肩章，長銃靴，銀馬刺甚麼的。可是他過於養尊處優，又好賭博，欠了一身的債。一天晚上，他喝醉了酒，甚麼都輸光了，還跟一位同寅打賭，他這邊下的注子是，如果這人贏了，就可以和我母親過一夜。」

「那樣做眞是大錯特錯了。」女孩子說。

「是的，」我說。「因爲他輸了。那時每個人都知道，那不單是混帳的賭法，而且行不通。他們把他單獨留下，直到天明，桌上放着一支手鎗。我父親這樣丟臉，本來應該自殺的；在軍團裏，大家都那麼以爲。可是，他非但沒有自殺，反而走了出去，在城市的街道上徘徊；到了黎明時分，他碰上你的父親，把他帶到遠方一座深邃的林子裏，給他蓋起你親眼看見的這座美好的城堡——全由他眼睛一望，手一揮便把房子蓋好了。」

「我的父親具有無邊的可怕的法力。」女孩子說。「那一定有個條件。」

「條件只不過是，」我答道，「我們住在這兒，永遠不要到外面去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你們是安全了。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，「我們是够安全了。不過，我父親並不快樂，他不快樂，把我們弄得都不快樂了。他不快樂，我想，是因爲他仍然相信他可以想法子脫離他現在的困境，從事大事業，而且，因爲我母親有病，對他也算不得是個伴兒，還有，因爲她瞧不起他，從來就沒有原諒過他那次打賭。最後，」我說得有些躊躇起來，「因爲他懷疑，而且害怕他的同僚在那天夜裏乘勝佔了他的便宜，那麼，我就不是我父親的兒子而是那個人的兒子了。至於這一點，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母親；不曉得是因爲害怕她的答覆，還是不想在知道了實情之後心情上有所負擔。」

我們誰都沒有說話，護城河水在我們之間閃閃發光。我的背後，城堡矗立，巨石層疊；她的背後，樹上的綠葉在微風和陽光中搖曳生姿。

「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母親，」女孩子到後說。

「我眞爲你難過，」我說。

「我也沒有到過塵世，」她說。「我和你一樣，是個囚徒，而且，也許我的父親和你父親一樣，也是個囚徒。看守的人常受責任牽制，所以兩者都不自由。」

「我很想到塵世去，」我說，「不過要你願意跟我一同去。」

「我父親有兩隻眼睛，」她說話時若有所思，好像並不在回答我的問題：「右面一隻有血有肉，是行動的眼睛；左面的一隻，是個玻璃珠子，是思想的眼睛。他用一隻行；用另一隻知。」

「這是個古怪的分法，」我說，「不過，照說究竟也十分恰當。」

「我一直在想，」她說，「我父親的眼睛盯住了城堡，那麼，你和我都在他注視之下；我們可以找個時候，一起去看他，到他的背後，你就可以用你的金羹匙，迅速的挖掉他一隻眼睛——」

「不過，這樣做太可怕了，」我說，「後果也怕人。」

「怎麼個怕人法？」女孩子問。「我並不愛我的父親。」

「我也不愛我的父親，」我答道，「雖然，失去我的母親，我會難過。不過，城堡卻要塌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如果你挖掉那隻玻璃眼睛，」她說。「丟了那隻眼睛，對他也沒有損害，因爲那是玻璃，而且正因爲那是知識的眼睛，他就永遠不會知道他已喪失了那隻眼睛，所以，接下去，當然他一定要如常把行動的眼睛轉過來向着城堡，維持它原來的樣子，讓它繼續存在下去。」

「這話不錯，」我說，對於這個主意開始動心了。「不過危險。」

「你害怕？」她問我，問的時候又笑了。

「我從來沒有害怕過，」我說，態度有點堅定，心裏卻沒有驕傲，因爲，事實是我有生以來，不可思議地並沒有感覺過恐懼。

「做完這件事，」她說，「我們就進入塵世，離開城堡和樹林；我答應愛你，你愛我多久我就愛你多久。」

「爲了這個諾言，我一定去做，」我說。「爲了你，我一定去做。」

「今兒晚上，」她說，「再到這兒會我。我帶你到他坐的地方去。」

說到這裏，我們就分了手，相約在黎明前一小時再見面。

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

「你又去看那個女孩子了，」父親在晚間問我。

「沒有嘛，」我說，定眼看着他的眼睛。我猜想他沒有看見我到下面護城河那兒去，但這樣說，只不過是由於憂鬱的傾向，幾乎是一種希冀，想知道一切事情最壞的情況。

「我希望你不是對我撒謊，」他說，縐着眉頭。「你知道我對於謊言的態度。」

他原本已經停了下來，面朝着我，可是現在他又恢復在長廊上踱方步的習慣，雙手交叉在背後。可是，每當他轉身朝我走過來，他就想到了一些要說的話。

「我警告你，是爲你好，也是爲我好」——這是其中的一句話。另一句是：「不要以爲我不會知道你在搗甚麼鬼。」還有一句：「我不願意隨時都去監視自己的兒子；不過，如果有這個需要，我就一定、一定會那樣做，你可不要打錯主意。」

在這段時間內，爲了對他表示敬意，我一直沒有作聲，雖然也因爲那句謊話難免有些膽怯；我的沉默好像只有使他更加生氣，所以，後來他乾脆在我跟前停了下來，不過他是對着天花板或是牆壁，而不是對着我說話。

「那有甚麼關係？我能保存甚麼？還有甚麼東西需要我保護？一宗無情的交易。你是不是我的兒子？你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，雖然他好像仍在信口亂講，而不是對我說話。「如果你不知道，我怎能知道。」

「啊，我知道你愛幹甚麼就幹甚麼，」他暴躁地說，接着又道，「如果你再多看那孩子一次——多看一次——讓我告訴你，小夥子——」

「是的，父親，」我態度温順而不是低聲下氣。

「我一定……我一定……啊，我一定甚麼？」他幾乎是呻吟而不是說話了，跟着就大踏步走開，把我留在那兒。他受困於一宗無情的交易，我也替他難過，但我去志已決。我的決心並未動搖。交易不是我的，不過我現在要做的事情，也許多少已經包括在我出生以前簽定的契約以內。我的父親是個文雅而清瘦的漢子，看起來還年輕，我一向認爲他堅强。可是，現在，我看見他的堅强純粹是一種外表，往往一碰上實際的行動就垮了。他能够繼續貌似堅强的緣故，是因爲他，可憐的人，沒有眞正可以用武的地方。

可是，我的母親的形象，雖然懦弱，卻不斷勝利。她脆弱而可愛，年復一年的，和她的韻事，醫治她心病的小小糖劑藥品躺在那兒，倒不是如何不屈不撓，只是不垮——這就是她賴以生存而又用盡了的能耐。那個晚上，我沒有告訴她甚麼；但她卻覺得有凶事就要發生了。

「不久，就要出事……出事了。」

「母親呀，」我蠻大膽的說，「一切都會安然無事，你還是住在你的城堡裏。無論出了甚麼事，你都要信任你的金匙武士，他永遠不會讓你受到任何傷害。」因爲這時

我相信我可以救他們，也可以救自己。我該解放自己，到塵世上去，愛另一個人；而我從法師的頭上，挖掉知識的玻璃眼睛，那樣另一隻保持城堡矗立的眼睛的機能，就永不會消失，那麼，他們就會無條件地擁有美好的城堡。這樣，於我，於他們，都有好處。

我一再使母親安心，然後，一如我有時所做的一樣，給她唸她當時正在閱讀的小說。因爲，我不在身邊時她讀這些小說遠比我在她身邊給她唸的多，小說中的人生給我的印象是幌動不定而又斷斷續續的……第一次讀的時候，某人是快樂的，第二次讀時，他已瀕於自殺邊緣，再讀時，卻已經成婚了，然後，又去世了，等等；還有，我不在的時候，不同的人已經進場了，而我前次讀時所認識的人又消失了；甚至我從來不知道一本小說甚麼時候終止，而給另外一本全不相同的小說取代了。

那天晚上我讀的一章，說一個男人遺棄了他的妻兒，原因是他做了某種事情；毫無疑問，那是在前一章描述過的，而我卻一無所知。他夜裏離開家，站在街尾，回頭向門口那盞小燈望了一望，那是一個幸福歸於消滅安全受到腐蝕的標記，於是，作者，一位婦人，感動得對身爲讀者的我們大聲疾呼：「那盞燈籠的微光，若千年內都會照亮他的心田，」不久之後，又說，「那盞燈籠的光輝洒得多麼遠呵！」這些辭句，即使在那本書裏有些無病呻吟，我

卻無法忘掉。不過我在那個時候，假裝瞧不起這些話，讀的時候可能還用了譏諷的口吻。因爲，在我俯身向母親用親吻道晚安，一邊想着，再見了的時候，她對我說，有一天我進入塵世，娶妻生子之後，就知道做父親是個甚麼味道，我就會理解那些我現在認爲只是甜言蜜語的話，其中卻有苦痛的眞理存在。

三

拂曉以前，在護城河黝黑的水邊，河水沒有月色來鍍上銀色，我站着發抖。一聽到她低沉而悠長的呼喚，我就跳下水去，能潛多深多遠就潛多深多遠，有一陣子我覺得有水藻纏繞着我，隨後我就上去走到她的跟前。我們轉彎抹角地穿過樹林，她牽着我的手領路，極有把握的樣子，雖然甚麼也看不見。

「你要做的事情，你都記得？」她悄莫聲地問過我一次。我輕聲說記得，實際上，我腦子裏連一個念頭都沒有，最多只是一個意象：我從他的身後彎過他那高高的、龍鍾的肩部，突然而又猛烈地用我的金羹匙挖了下去。

曙光初露時，我們到達那塊林中空地。幾隻鳥兒正開始啁啾。那個女孩子，我的女孩子，臉色蒼白，在這晨光曦微之中白得像塊石頭；雖然我並不害怕，一種類似恐懼的東西，從她的手上傳了給我，她那隻手正在出汗，出的是冷汗，在我們爬進老人高高的寶座後面的空地時，手就越發抓得緊了。寶座後背上面，露出他披着黑衣的寬濶的肩膀和他那偉岸、堅定而從不挪動的頭。

「動手！」她輕聲道，放開我的手，把我推向空地上的人影。我拿着羹匙，扯斷了繫在頸子上的繩子，跑上前去，跳了起來，抓住他頭上的白髮，抓得頭向後倒，同時我用另一隻拿羹匙的手做我要做的事。

哦，我就在那一剎那看到他的臉了，那實在可怕；我到那時才知道甚麼叫做恐懼。他慘痛的一叫劃破了長空。我摔了一跤，起身又跑的時候，叫聲還在。那個女孩子把我的手抓住；我另外一隻手拿着羹匙，羹匙裏裝着眼睛。我們跑的時候，他那宏大的聲音在我們背後尖叫，「我認得你！我認得你！」

「不是那條路，」女孩子開始和我吵嘴了，「不是那條路，那條路是到城堡去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我說。「我挖錯了眼睛。」

「我認得你！」聲音在我們背後尖叫。「我知道你們幹的好事。」

我們跑過樹林，太陽在前面昇了起來。紅色和金色的陽光閃爍着穿過樹葉，節拍一如我腦中所敲打的：我認得你，我認得你。眼睛黏着羹匙，羹匙握在我的手裏。現在我是領導人，但是我怕得要命，女孩子緊緊跟在我的後面；宏大的痛苦的聲音叫醒了樹林，叫醒了整個世界。

「我不能再跑了，」沒有多久她就哭了起來，雖然我當時極不耐煩，又怕得要命，我還是回過頭來想安慰她。誰知我看見的，不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，那個爲我所愛的姑娘，肩上的破衣遮不住她那雪白的肌膚，而是一個臃腫、面黃、長了疙瘩的醜八怪，穿着一件頗爲華麗、卻給扯得稀爛而又染了污斑的袍子。

「我不能再走了，」她抽抽噎噎地哭着，垮在地上。我再起步奔逃的時候，好一會，還聽見她央求我不要離開她，但我不能停下來。

我趕到的時候，城堡已經成了一個死寂的廢墟。護城河乾了，原來是河的地方，現在成爲乾燥的峽谷，裏面叢生着亂藤、雜樹和長草。大樹彷彿好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倒了下來，靠在城堡的斷垣頹壁上。牆壁矮了許多，巨石上長滿苔蘚和地衣，輪廓不像從前那樣分明。其中有一棵樹，正好爲我當橋樑使用，不一會，我就站在一堆混雜了花崗岩塊的大理石板上面。在我前面，在雉堞往內倒塌時形成的一種凹地裏，我的母親在一塊石頭上坐着，父親站在她身旁。他牽着她的手。我看到他們老了，而且老得厲害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